

傳統手藝人的 守與變——一把竹篾一把刷 半世紀造籠生涯

今年8月，屹立香港百年的蓮香樓正式結業，此前店內懸掛的雀籠裝飾，述說着過往時代人們對於養雀的熱忱。論及養雀，就不能不說到製作雀籠的手藝人。位於太子圍廟街一隅的財記漆籠修理店，店主人陳樂財是本地碩果僅存的手造雀籠師傅，造雀籠、修雀籠達60年之久，但時至今日也已經不再造籠，只負責修理，「我快80歲了，每日都堅持擺檔，為的是能夠好好維護、留住前人的手藝。」陳樂財坦言，手造雀籠工藝離今人生活已漸行漸遠。

大公報記者 劉毅（文、圖）



▲陳樂財向記者展示維修雀籠需要用到工具。

「足秤」才對得住別人

雀籠師傅陳樂財後繼無人傳承手藝，「利和秤號」的事頭婆何太，耄耋之年，也面臨同樣的處境。店內售賣的傳統秤，已經跟不上現代社會的腳步，淘汰好似一件必然的事。何太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：「現在在香港做這一行搵唔到食，又辛苦，莫說其他年輕人，就連我的子女也無人肯接手。而今已經不是賣木桿秤就可維生的時代了。」

「利和秤號」位於今年宣布活化的油麻地果欄旁橫街，是一間已有90年歷史的木桿秤店。而今，油麻地舊區即將展開重建，果欄擬活化，何太為秤店選擇了文明里休憩花園旁的新址，「我提前在這邊坐一坐，讓街坊習慣一下。」

上世紀30年代，何太父親黃源璋自廣州學成歸來，成為做秤師。17歲就在油麻地上海街一間藥材舖的外牆「自立門戶」，身為人女的何太也是少年時就開始學做小秤，於上世紀70年代女承父業，正式接手秤店。

何太一邊看顧着店舖，一邊回應記者問題。她坦言，上世紀50年代是秤店的黃金期，「當時個個都要買秤：賣魚的來買魚秤，街市攤主來買肉秤，藥材舖來買藥秤……」然而待到上世紀70年代後，市面上的度量工具不斷推陳出新，出現了彈簧磅、指針磅、電子磅等。

訪問間，有顧客前來店舖為其做中醫師的母親買秤，何太反覆強調足秤，「秤是『足秤』，才能對得住別人，也對得住自己。」



▲何太與「利和秤號」。

編者按

是否有些事物注定會消失？今年，百年老字號蓮香樓執笠，霓虹閃耀逾40年的「冠南華」招牌也成為歷史……香港傳統手工藝也與消失的老字號一般，愈見稀貴。然而也有一批手工藝人，依然選擇堅守，他們相信經過雙手打造的工藝，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。大公報記者走訪雀籠師傅陳樂財、花紐師傅浦明華、霓虹燈製造師劉浩輝，從他們的故事，且看各自的「守」與「變」。



▲陳樂財一絲不苟維修雀籠。

時代在變 我只想修好每一個雀籠

一個午後，大公報記者走訪鳥鳴陣陣的圍圍街，還未到財記漆籠修理店。一位約莫50歲左右的路人，已能清晰告知陳樂財的詳細地址。待見得其人其店，舖面雖不過百呎，卻掛滿各式各樣的雀籠。記者報上名來，師傅手上活不停，正忙於修理一個雀籠，一遍遍為一個陳舊的雀籠刷着油漆，「你別看它只是小小一個雀籠，內裏卻大有乾坤嘞。」陳樂財向記者說道：「但現在愈來愈少人買手造雀籠了。」

或許在他人眼中，養雀是貴公子的愛好，雀籠也只是一種承載物。但在陳樂財眼中，手造雀籠充滿工藝美學，「我13歲開始學做雀籠，當時正值上世紀50年代，不少人去學做其他更為實用的木工工藝，但我偏偏喜歡手工藝，雀籠能體現能工巧匠的智慧，造籠就是打造藝術品，所以選擇職業方向時，毋須做他想，就是它了。」

人行時——「玩雀」盛行

陳樂財入行之時，恰逢香港「玩雀」文化蓬勃發展，「當時，茶客會在上茶樓飲茶時帶上一籠一雀，彼此之間交流養雀經，炫耀自己的雀鳥如何『優秀』。後來，工薪階層也會在公餘時間，養雀以培養生活情趣。」

人常說一念三千，陳樂財憑藉當初的學藝想法，投身手造雀籠，一做就是60餘年。如今雖然有些耳背，但手上功夫卻絲毫不含糊，「咩雀配咩籠。」陳樂財闡釋，想要打造一個好的雀籠，需要考慮到雀鳥的體型和習性，如此一番思量，才能為雀鳥提供合適的居住環境。

事實上，雀籠製作過程複雜，「不僅要手中有竹，也要心中有數。」陳樂財如此闡釋手作過程：「從竹的選料、配件製作、雕刻及上漆等工序，每一步都需要用心思考。單單是造籠前，為防止鳥籠做得左右不對稱、長短不一，削減造籠用的竹篾已經要花費相當功力；其後，再將竹子用煤油燈加溫，以形成適合造籠的弧度，之後再逐條穿過雀籠底部籠圈上的小洞。最後，籠底以及籠腳的花紋，還需要請專人來雕刻。往往，一個月能做出兩、三個鳥籠。」

所謂慢工出細活，製作鳥籠除了需要一定的藝術天分，也要眼明手斷，「人手打造鳥籠，製作時間長，年輕人斷然不會為此下功夫。當然沒有人願意入行學習。不僅如此，現在養雀之人也愈見稀少，製作雀籠能賺到什麼錢？無非是吃力不討好。」陳樂財無奈道。

千禧年後——「聞雀色變」

緣何至此？千禧年後香港的禽流感，導致市民「聞雀色變」，餐飲場所禁止帶雀籠入內，雀鳥更無法搭乘交通工具。「無解，市民不能帶着籠中雀搭乘交通工具，便也失去了茶樓交流經驗。」陳樂財指出：「等到了什麼時候，養雀人也可以正常搭車、出行，養雀人自然會增加。」

然而，本地的手造雀籠業還能等到嗎？陳樂財雖是造籠的老行尊，但形勢比人強，陳樂財也不得不轉去維修雀籠，「如今的養雀人對雀籠並沒有太高要求，是否手作、是否做工精美，已經不是重要問題，再加上手造一個雀籠，費時費事，以我現在年紀和精力而言，只是維修雀籠，很多時候，一個工序，就已經需要一個下午的時間。」

對雀籠並沒有太高要求，是否手作、是否做工精美，已經不是重要問題，再加上手造一個雀籠，費時費事，以我現在年紀和精力而言，只是維修雀籠，很多時候，一個工序，就已經需要一個下午的時間。」

2013年列入非遺

雀籠製作技藝於2013年被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，但目前也只有陳樂財製作經營的財記漆籠修理尚在營業，默默維修雀籠。至於何處找尋能夠手造雀籠的手工師傅？陳樂財嘆道：「恐怕是要到內地去搵下了。」被問到若香港之後沒人懂得造雀籠，他會不會覺得好可惜？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，時代在變化，養雀人少了，想要造籠者更是寥寥無幾。人們的喜好不同，就會有事務被淘汰。」

如今，陳樂財雖已近耄耋之年，依然堅持每天出檔，間中休息，早上10點開始營業，傍晚收工。記者採訪結束時，他不僅結束了話當年，手中的鳥籠也成功翻新，一層閃亮亮的生漆遮蓋了原本滄桑的劃痕，「我不會去想很久的事，也不會去思考這門手藝如何繼續傳承，只想認真修好每一個雀籠，保護前人造籠的心血。」

「玩雀」與茶樓相伴相生



▲今時今日，養雀人依然常去公園「遛雀」。

日漸式微

上世紀50年代，香港流行「玩雀」文化，不論是上了年紀的大叔，抑或是公餘時間，追求一種愛好的年輕人，都會提着鳥籠周圍去。

「當時，玩雀人會連籠帶雀帶着牠們出街，茶樓是一個好去處。人們會在雀籠外面蓋一層藍布，在茶樓一邊飲茶，一邊交流養雀經，場面好不熱鬧。」香港歷史博物館名譽顧問鄭寶鴻表示，在一段時期內，香港的「玩雀」文化與茶樓是相伴相生的關係。

然而，伴隨禽流感的殺到，香港「玩雀」文化日趨沒落，茶樓飲茶、交流養雀經，也成了一種活在記憶中的民眾生活習慣。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，今人看到養雀，會想到禽流感。倘若一個玩雀人好似過去帶着雀鳥出街，甚至是上茶樓飲茶，大家會感到驚。」

鄭寶鴻更感慨道：「原本茶樓曾呈現過如同出籠雀一般的熱鬧場面，如今縱然有的茶樓還掛着雀籠，卻也是假的裝飾。」

記者曾於周末去本地的公園散步，看到時下的養雀人，以中老年人為主，公園成了他們「玩雀」新天地。但一位屋企曾養過雀鳥的年輕人告訴記者：「我小的時候，家中養過彩鳳。不過現在增添了很多環保意識，雀鳥就應該在自然界中自由飛翔。」

我現在只想認真修好每一個雀籠，以此留住前人造籠的手藝。至於日後香港是否還有人懂得手作雀籠，已經不是我所能關心的事。

手作雀籠師傅
陳樂財

記者手記

陳樂財堅守的手造雀籠技藝，「利和秤號」售賣的傳統木桿秤製作技藝，是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，但已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節奏。即便堅守，也很難找到與今人生活相承接的方式，最終難逃被淘汰的結局，或許只能成為博物館的某一件展品。